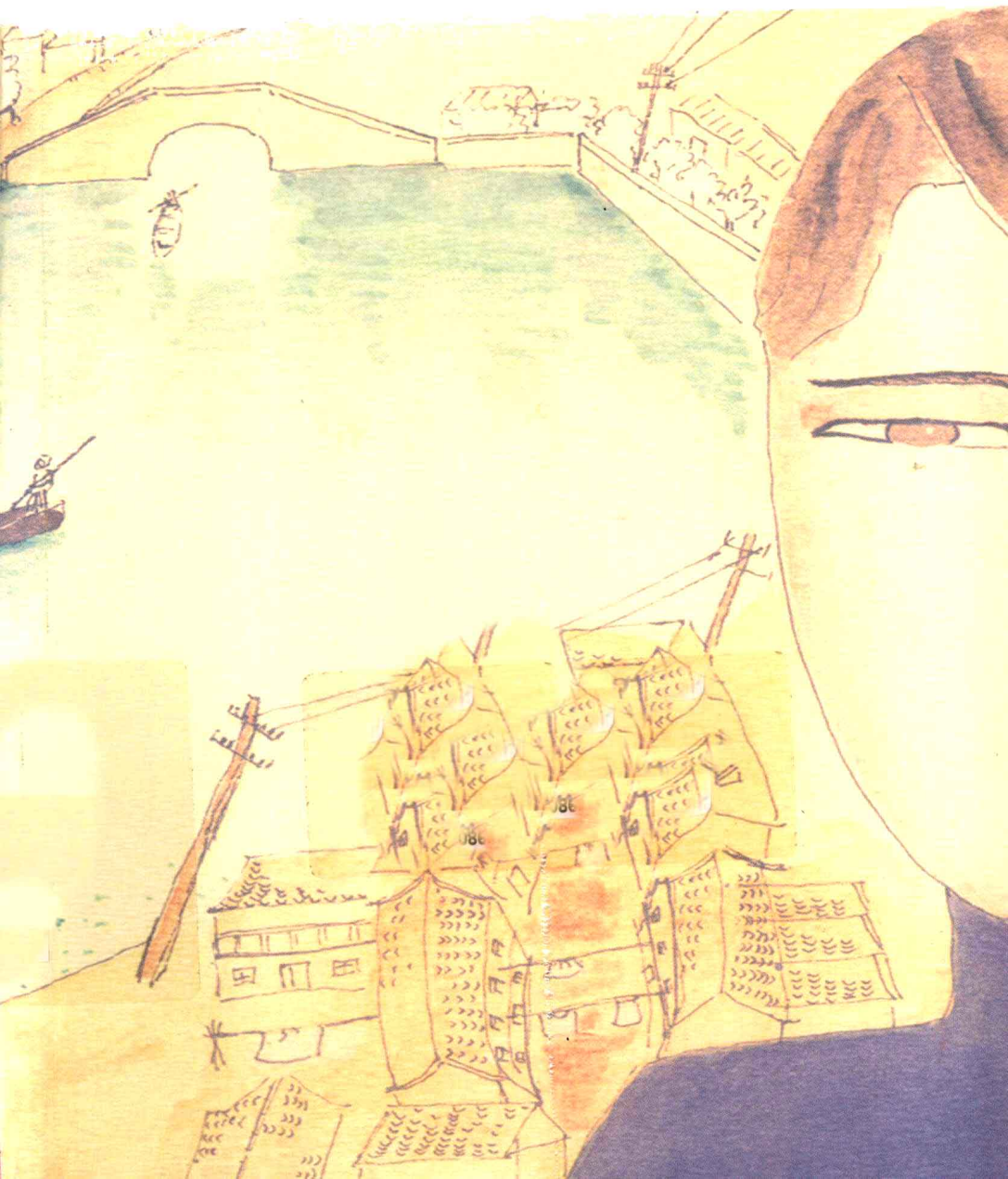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岸纪事

上卷

夏商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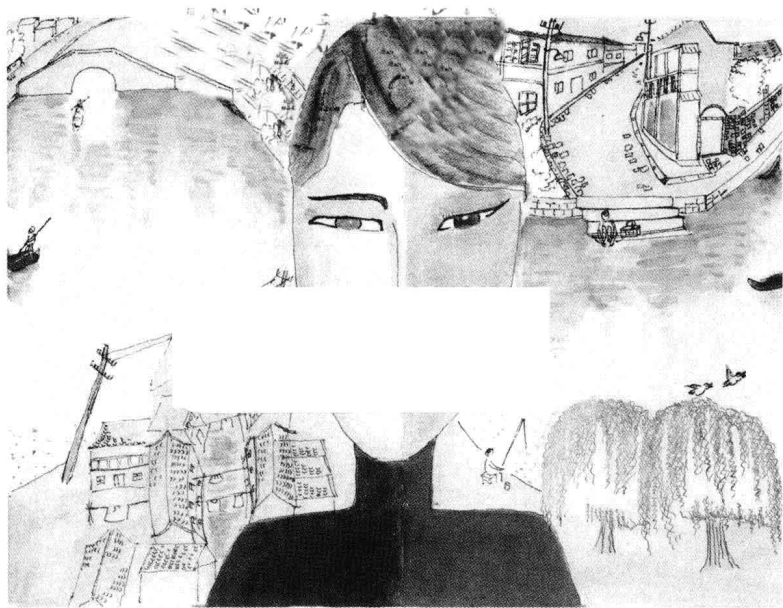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东岸纪事

上卷

夏商◇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我以为写的是浦东的清明上河图，

其实是一摞人生的流水账。

第一章

1

倚着六里桥破败的栏杆，看潮汐吞吐着阴霾暮色。火烧云挂上远处的桎杈，像一些浆过的棉絮。稍近一些，一只叼着月牙的白头翁绕梁而飞，扰乱了鸽群的秩序。散乱的线条从屋顶的烟囱内飘出，是蝙蝠们遁出原形的序幕。

岸上拥满了人，黄昏充满了腥气，这是晚饭前流言对市井的额外馈赠——白莲泾上又漂来了死尸——由南而北，从中汾泾顺流而下，被水草和垃圾烘托着，浸泡产生的鼓胀使之看上去恍如水长生果草。

一艘闻讯赶来的小艇靠近它，两个穿橡皮工装的男人把尸体打捞上甲板。从这里眺望，河水撕破了她的衣裳，两颗饱满得如同哺乳期的乳房表明是一具女尸。小艇掉头，发动机突突突响起，翻起的河水把一起谜题带走。

大伙三三两两离开，折回自家餐桌。虽谈不上司空见惯，可在危险的夏天，浮尸仍不时会从惊讶的呼喊声中冒出河面。它们大多是从黄浦江漂到这一条支流的。弯曲的白莲泾上有不少桥梁，六里桥是其中著名一跨。桥连接着乡镇和农村，桥堍两侧蔓延着民居，沿街掺杂着破墙而开的面摊和酱油店。赤膊的男人叼着飞马牌香烟在街灯下“杀关”，穿着睡裤的主妇们拢在一起散布小道消息。小孩们被分配

到一个好差事：挥舞打过肥皂泡的面盆粘蚊子。

拐过一条弄堂，窗棂投射下的格子光影里，趴着两三个少年，抓了一把盐，看一条鼻涕虫扭动，慢慢溶成一摊黄脓。

纳凉时分，联防队员小飞带着警察李浩来到老街，看他们的路径，就知道是柳道海家。崐崐看见警察站在跟前，问道：“有事找我？”小飞道：“是啊。”

崐崐屁都不吱一声就跟着走了。

街坊在背后指指戳戳，将警察的出现和黄昏的浮尸案联系在一起。崐崐成了杀人犯的消息很快传开了。不过让大家扫兴的是，两个钟头不到，崐崐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和自己酷肖的年轻人。那人一看就来自穷乡僻壤，浑身冒着土气，途经之处留下难闻的汗味和霉味，不知多久没洗澡，都馊了。

除了瞎子，谁都能看出两人的血缘关系，长得太像了。虽然那人比崐崐皮肤粗黑，显老，但那是水土造成的，撇开这个，就是双胞胎，至少是亲兄弟。

大家很好奇，但崐崐把门一关，想凑上来套话的邻居只好知趣而返。

平日里唾沫横飞的小飞这回守口如瓶，那两个钟头里发生了什么，没溅半点唾沫星子。这让人疑窦丛生。于是轮到混汤师傅王龙出场，作为开裆裤兄弟，他无疑是刺探军情的最佳人选。果然，王龙用半瓶乙级大曲灌开了小飞的嘴巴。喝到得意忘形，小飞确认了一个事实：“那人真是崐崐的双胞胎兄弟。”

惊悚的是后面一句：“他们是刀美香被强奸后留下的孽种。”

小飞很快为酒后失言付出代价。刀美香，也就是崴崴的老娘。这个泼辣的傣族女人冲到联防队里，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据在场的人描绘，小飞的左脸当场生出五个指印。待返过神来，刀美香已扬长而去。

被女人扇了耳光的小飞，揉着脸骂娘，并未追出去报仇。当然这也不奇怪，小飞怵的不是刀美香，而是崴崴。

崴崴名声很大，从南码头到艾镇，到更远些的三林塘，凡在道上混的，都知道有个南拳打得很好的崴崴。那一年，还是少年的崴崴加盟一场决战，两边摆开阵式，他“老卵”地向对方老大叫阵单挑。对方见他个子挫矮，嘴上汗毛还没变硬，不禁一片嘘笑。他连下三遍战书，根本无人应战。

少年崴崴把香烟啐掉，站在一棵三人高的泡桐树前，把手心捻了捻，断喝一声，就成了鲁智深。但见脸色一紫，脚下的土松开了，泡桐被连根拔起。这恫吓等于战略核武器，让对手当场松了卵蛋。

崴崴的好身手被一地下赌场老板看中，将他招入麾下。不久，赌场间争抢客户，酿成一次火并。他的老板杀死了对方的老板，被判死刑。初二学生柳劭崴把一个倒霉蛋打得视网膜脱落，视力从一点五退到零点二。这一仗奠定了崴崴的江湖地位，但也因致人重伤，进了松江泗泾的上海市少年管教所，成了少年犯。

崴崴刑期一年，被勒令退学。刀美香作为监护人，被法院判赔受害人一千七百元。这笔巨款她当然拿不出，柳道海借遍了邻居和同事才凑齐。

被释放后，崴崴像变了一个人，相比那些杀气腾腾的小毛贼，他

再不轻易出手。那么多年来，他越来越少露面，网罗了不少喽啰，幕后垂帘听政，成了一方绿林首领。

崴崴白天在港口机械厂当司炉工，这是柳道海帮他找的临时工。他骑一辆永久牌“老坦克”，慢条斯理地踩着脚踏板。上身是厂里发的卡其布工装，下面套一条蓝色警裤。日头很毒的话，头颈里耷一条汗味很重的毛巾，脚趾夹着塑料拖鞋，往返于浦三路和浦东南路上。

他长了张圆脸，属于卦书上说的男生女相，体态呈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发福。对自己过早出现的肚腩，他轻描淡写道：“练我们这趟拳的，就是要长点肉。再说，阿拉乔乔也没嫌弃我。”

乔乔在六里电影院斜对面开熟食店，自己的地盘冒出个熟食西施，崴崴当然要见识一下。才瞥了一眼，他就对跟班黑皮说：“这个女人对我胃口的。”

黑皮明白崴崴的言下之意。他买了两张电影票，塞进熟食店的窗口：“崴崴今天夜里请你看电影。”

看电影当然是个幌子，崴崴看见乔乔在身边坐下，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应该清爽，我约你出来就是想睡你。”

乔乔不吭声，崴崴开始说第二句话：“等一会儿我先出去，电影院围墙后面等你，来不来随便你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昏暗的角落里，崴崴如同翻一张报纸，掀开了乔乔的裙子。他的第三句话才道出了事件的实质：“你来不是因为欢喜我，是因为买我账。”

爱情就是在一瞬间发生的，崴崴解开女人的胸罩，从背后抄过去。前倾的乳房掉入他掌心。他粗暴地捏了一把，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。

这是他所不熟悉的、和过去那些平胸女人不一样的乳房。围墙下的乱草紧贴着他光裸的下肢，他挨了一闷棍似的，身体一激灵，脱口而出：“碰到赤佬了。”

赤佬就是鬼，激灵就是把爬到身上的鬼给抖掉。这是刀美香告诉他的知识。刀美香有很多精灵古怪的知识。相比之下，柳道海就光知道踩他的缝纫机，好像除了把布匹裁开缝好之外，这个世界再与他无关。

刀美香在沪生活了那么多年，还是土里吧唧的云南口音。崋崋刚来上海也是满口土话，现在早就是一口道地的浦东话了。

崋崋学名柳勳崋，不太识字的人就猜着读猛威，勳的读音对了，崋却差远了。刀美香说自己是西双版纳的公主，刀这个姓是明朝皇帝赐的，她的一位堂哥就是末代傣王，她娘家本是大土司，要不是共产党收复了滇南，废了土司和头人，她今天还是个穿绫罗绸缎的贵妇人。

“怪都怪那个召存信，放着土司不做，硬把解放军带过澜沧江，结果傣王的八百年江山没了。”

少年柳勳崋对刀美香的身世将信将疑，去问柳道海：“姨娘说的是真的么？”柳道海一边给衣服开扣眼，一边不置可否：“说是公主有点夸张，可也不是一点不沾边。其实云南土司很多，大土司就是军阀，有枪有武装，小土司就是养了几个打手的地主，有些更小的连地主都谈不上，农忙还要去地里干活呢。”

柳勳崋打破砂锅问到底：“那个召存信为什么不当土司了？”

柳道海开始锁纽扣，他的手艺有口皆碑，特别是毛料裤子，可以提臀拔高，穿上的人没不喜欢的。他更适合做裁缝，而不是毛手毛脚的司炉工。他那双铲煤的糙手冬天一到，冻疮就肿起来了，跟馒头似

的，撑剪刀都困难，他就把两只手窝进袖口里，守在屋檐下孵太阳。

“召存信不是不想当土司，是怕被国民党杀了，投靠解放军后他当上了西双版纳最大的官，管的地盘比原来那片还大。”

有一天，刀美香把柳勐崴叫到跟前：“知道你为啥叫勐崴？我们傣人把土地叫勐，我外公，就是你的太外公叫刀崴罕，是很大很大的土司，你的崴就是从他那儿来的。”

崴崴道：“太外公是土司，所以你是公主。”

刀美香道：“小土司家的算不了公主，大土司家的可以算。你娘投了个公主的胎，却没当公主的命，到你外公这一辈，已经没土司了。”

柳勐崴被少教所收容的前夜，刀美香把一枚银线圈套在他手腕上：“这是从曼春满寺求来的，逢凶化吉。”

这是母子俩关系转向亲密的时刻，可崴崴还是叫刀美香“姨娘”，恐怕是再也改不了口了。崴崴一直带着银线圈，颜色黯淡了，用抹布狠狠擦一下，又变亮了。

此刻，它从崴崴手腕往下滑，硌在女人白晃晃的屁股上。椭圆状的月亮照着他的光腿，同样白晃晃的。崴崴把敞开的裤门从女人身上撇开。可来不及了，乔乔骂道：“要死，齁齁死了。”

提着裙子，脚步走得匆忙。一个把柄就此攥在她手上，在他们厮混在一起之后，如果要让崴崴吃瘪，她只需这样提个醒：“是谁让我裙子吃了鼻涕？”

崴崴道：“怪你奶子，我一捏，开关就松掉了，不过别忘了，马上我就扳回来了。”

乔乔当然不会忘记那个晚上。电影院围墙旁并没将戏演完，下半

场就要拉开帷幔。她提着裙摆，手碰到了黏液，鱼腥的气味弄得她既腻心又心疼。

她特意穿了新裙子，刚流行的方格子大下摆，走路时提着一小股风，露一截小腿，皮鞋带一点坡跟。

对崐崐她早有耳闻，其实不仅仅是耳闻，她早年见过他。他们是浦东中学校友，她是学姐。读高一时，他入校不久，是卵毛还没长齐的初中生。算起来，她要大三届。扣除崐崐小学留过级，也比他大两岁。

崐崐那会儿乳臭未干，乔乔却已出落成大姑娘了。她算不上标准美人，五官还没长开，但发育良好的胸部已让她不自在，男生蹭她一下的现象开始出现。邀请她看电影溜冰的人慢慢多起来。女生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大馒头”。她事实上成了新校花之一，只是凹凸有致的身段对崐崐这样的低年级男生来说，尚构不成诱惑罢了。

有幸第一个吃到“大馒头”的是小开。他是浦东中学隔壁六里蔬菜市场的推销员。六里公社有一百多个生产队，隔壁还有个严桥公社，都在这里交易蔬菜。每个生产队都派驻一个推销员。推销员是肥缺，上午在庄稼地干农活，吃过午饭就回家了，工分却比全天下地的农民高，一般是队长的心腹或亲戚。

六里蔬菜市场是蔬菜集散地，白天生产队将装在铁筐里的新鲜蔬菜送来，铁筐上注明哪家生产队。下午四五点，各家菜场的采购员开始在市场转悠，看中哪家的菜就和哪家的推销员谈。其实市场的黑板上有当天指导价，但按照品质会略有浮动。比方洋山芋指导价五分钱一斤，会砍价的推销员可以提到六分钱。同样，会砍价的采购员也可以压到四分钱。当然业务员和推销员有了交情，也就不那么计较。毕

竟，蔬菜是看天吃饭，有丰收也有歉收，谁都有朝南坐的时候。

推销员因为下午不下田，可以睡懒觉，或者打理自家自留地，把晚饭做好。到了钟点，去市场和采购员讨价还价。

等确定好价格，采购员在铁筐上标注好所在菜场。然后拉菜工就把铁筐搬上拖车。拖车挂在自行车上，两人押一车，一名在前面骑，一人在后面推。也有一人押一车的，就算双份工分。大致是六点出发，近的送到南市黄浦，远的送到普陀杨浦，回程已是披星戴月，有时到家都快天亮了。

推销员的活看似轻松，也要承担责任。如果不活络，或和采购员搞僵了，蔬菜推销不出去，就没法向大队交差了。多次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也就干不下去了。

但小开没这个后顾之忧，因为他是公社领导侯德贵的外甥。事实上，他也很争气，很少有滞货的情形发生。这是个滑头的小混混，小时候犯过哮喘，发育时带掉了，但怕再犯，所以不抽烟。但采购员多半是男的，所以口袋里常备着牡丹烟。碰到女采购员，他会变戏法，从口袋里摸出糖：“阿姐吃一粒大白兔。”不管是少妇还是大妈，他一律叫阿姐。“阿姐们”喜欢死他了。

他每次都能用最短的时间把货推销出去，然后摇摇摆摆和姑娘约会去了。

他常来浦东中学门房聊天，聊累了就钻进校园里。他是这里的初中肄业生，贼忒兮兮的腔调，一看就不是好好念书的料。书读不下去，侯德贵给他安排了个肥缺。他弄点萝卜青菜，就将贪小的门卫给摆平了——他们知道他动什么脑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着他去。

小开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边晃悠一边吹口哨，独自练了一会儿高低杠。脖子上出了汗，脚痒了。操场上没几根草，像痢痢头。男生在追一只快踢烂的足球，小开跑起来，加入混战。他要打发掉日落前的短暂时光，等放课铃响起。作为一个校园猎手，他最近有了新目标，一番死气白赖之后，她答应今晚赴约了。

这个女生就是乔乔，她知道小开是花花公子。之所以答应邀请，除了被纠缠得烦了，还带点好奇。小开名声不好，可学校的几个漂亮姑娘都做过他女朋友。他长得不难看，但也算不上相貌出众。他葫芦里灌了什么药，让女生迷迷糊糊上了钩，她有点探密的心态。

他们走在秋日的乡间，因为空旷，月亮看上去比任何时刻都要远。乔乔嘴里弥漫着河鳗的腥味——小开请她吃了顿丰盛的晚餐。当小开变戏法般掏出一条浅蓝色丝巾，亲手扎在她头颈里时，她好像洞察了小开女人缘的秘密，朝他看了一眼，脸庞烫极了。

两人在六里老街上走，怕熟人看见，乔乔和小开保持谨慎的距离。待到大片农田出现，小开搂住了乔乔：“走这么快做什么？”

乔乔不吭声，小开唱起了独角戏。话题离不开他舅舅的权势，他甚至自作主张地替侯德贵许下了承诺：“六里卫生院怎么样？毕业后弄个医生当当。”

乔乔讥讽道：“等你当上卫生院院长再说吧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嘴里河鳗的香气飘走了一些。她有些后悔，吹牛就由他吹呗。她偷瞥他一眼，他也正看着自己。她迅速把目光抽离，觉得那条腻滑的河鳗复活了，搅得她芳心大乱。旁边是一条死河浜，一棵柳树垂悬的柳枝拖曳在河面上。她被他一带，靠在倾斜的树干上。

嘴巴被堵住了，她抵着，几秒钟后不争气地被撬开了，长驱直入的腥味弥漫在她的口腔里。

她不记得他怎么弄开了自己的衣服，只觉得胸口凉了，她惊恐地喘息一声。一团潮湿从她乳晕处化开，她将他脑袋匆忙推开，立刻反目为仇：“你干什么？下作胚。”

小开拉住她小臂：“你胸罩什么牌子。”

乔乔挣开他：“关你什么事情。”

小开说：“奶长得真漂亮，我开关都快松掉了。”

乔乔骂道：“要死了，你这个下作胚。”

小开说：“你知道胸罩什么牌子最好？古今牌，淮海路上老牌子，我来帮你买。”

乔乔跑起来，一边整理衣服一边骂：“下作胚，帮你老娘去买吧。”

浅蓝色丝巾从她脖子上飞起来，小开冲着她背影嚷嚷：“我开关快松掉啦。”

若干年后，乔乔躺在巍巍怀里，回想起小开当初的话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因为那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，那个在自己乳房上留下蜻蜓点水般亲吻的情场高手，早已锒铛入狱——因流氓罪被判了刑。

乔乔叹了口气：“这个赤佬，终归还是在女人身上翻了船。”

2

乔乔气得要死，这个阀门坏掉的瘪三，居然还有面孔跟着自己，他怎么不买块豆腐撞死？就凭他，号称是六里桥最大的流氓。若非他

浪得的名声，今天何必来自取其辱。越想越懊恼，提着裙摆转过来，“垃圾模子，还跟来做什么？”

巍巍道：“刚才不算，重新来一炮。”

乔乔道：“做你娘的大头梦，你这个阳痿。”

巍巍道：“重新来过。”

乔乔道：“你阳痿你自己不知道啊。”

巍巍道：“你当自己是什么，黑皮早打听过了，一碗馄饨搞定的货色。”

穿堂风在老街那一头生成，有点歪斜的木杆上，挂着绿皮喇叭，电波里面“阿必大”正在回娘家。虚胖的街灯吊在木头电线杆顶部，有气无力地喘息。巍巍注意到对方眼里闪烁着泪光，他觉得话说过了头，用咳嗽清了清嗓子。

乔乔道：“好，重新来过，有个条件。”

巍巍不响，女人继续道：“帮我去杀个人。”

“杀人？好大的口气，谁啊。”

女人往前走，“六里老街的小螺蛳。”

巍巍说：“没听说过，不过用脚趾头也猜得出来，用馄饨搞定你的那个赤佬？”

女人拐进黑咕隆咚的弄堂，没走几步便豁然开朗，是个院子。她来到自来水龙头前，两只龙头被方铁盒锁住。边上有一口井，井上有圆铁皮，却是虚掩着。她将圆铁皮挪开，用井边的小铅桶打了一桶水，洗起了裙摆。巍巍斜靠在光线照不着的墙壁上，摸出一根烟，点燃，也斜着月光下的乔乔：“这么灵的女人，为什么没早点认识。”

乔乔把头抬起来，裙子濡湿了一大块，勾勒出大腿的形状。她将湿手朝屁股上擦擦：“你要是答应，我就当你姘头。”

巍巍岔开话：“听黑皮说，你过去是浦东中学的，怎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

乔乔说：“我倒是知道你，鲁智深倒拔杨柳蛮出风头的。”

“不是杨柳是泡桐，”烟圈从巍巍嘴里喷出来，“馄饨是怎么回事？”

乔乔道：“馄饨里有迷魂汤。”

巍巍恍然大悟道：“做这种事情该杀。”

乔乔收拢了脚步：“这句算是答应了？跟我去熟食店吃杯啤酒。”

她说这句话时，把头转到侧面。像是勾引，又像是拒绝，有点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感觉。巍巍心里骂自己：“眼睛瞎掉了，读书时怎么没发现这只妖精。”

熟食店门上挂了把小锁，一扭就打开了。推门进去，女人将锁环钩在小指上，拧亮了灯泡：“防君子不防小人的，反正也不放钞票。”

巍巍留意了一下店面，顶多十个平方，墙面贴着白瓷砖。柜台上摆着两叠搪瓷盆，说明熟食卖空了。他把肩膀靠在门框上：“啤酒呢。”

乔乔拍拍冰箱：“熟菜卖光了，只有几瓶光明啤酒，留给老公帮我看店的时候吃。”

巍巍道：“你结婚啦？”

乔乔道：“你跟班没告诉你？”

巍巍哦了一声：“黑皮提过，看你不像是结过婚的人，忘记了。”

乔乔道：“为什么这么说。”

巍巍道：“一摸就是姑娘的奶，没喂过奶。我开关失灵，不是输

给你，是输给它。”

说着凑上来，乔乔的头在玻璃橱窗上磕了一下，衣服被擦开了，皮肤碰到了冰凉的瓷砖。她咝了一口冷气：“门还没关。”

崴崴用脚往后一抵。她伸出手臂准备拧灯，被制止了：“不要关。”

她由着崴崴把胸罩从腋下抽出来，她夺过来把胸部遮住，“猜猜什么牌子。”

崴崴道：“还用猜，乔乔牌。”

他轻易扳开她的上肢。女人裸露在两米见长、一米见宽的柜台上，被白色的瓷砖衬得更白，“不对。”

崴崴瞄了一眼胸罩商标，贴着女人的耳朵道：“古今牌，淮海路老牌子，以后我帮你买。”

女人搂住他脖子：“叫你来吃啤酒的，不是来做坏事的。”

崴崴的脑袋埋进女人的胸口：“啤酒有什么吃头，你才有吃头。”

女人道：“不要忘记杀了小螺蛳。”

崴崴爬上柜台，女人道：“不牢的，当心坍掉。”

他把宽大的格子裙翻上去，将乔乔的上身盖满。她大腿粗壮，小腿窄细，折在一边，脚上的袜子没脱。

崴崴直起腰来：“知道我在想什么。”

乔乔道：“想什么。”

崴崴道：“两条腿老碍事的。”

乔乔道：“怎么办呢，要不把它们斩掉。”

崴崴道：“斩掉就没悬念了，还是留点悬念。”

说着，把窄细的小腿举起来，崴崴朝那个悬念看了一眼，女人头

一偏，牙齿咬着嘴唇，巍巍消失了，成了一根泥鳅，没了踪影。

等他重新冒出头，乔乔拧灭了灯：“外面电影散场了，老公今天中班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再碰头？”

“尝到鲜头了？看你表现。”

“古今牌？”

“不许装嫩，你答应杀了那个瘪三的。”

巍巍当晚让黑皮去了六里桥老街。六里乡政府周边就屁眼大的地方，黑皮带着两个兄弟很快找到了小螺蛳。他们一路抽小螺蛳的头，小螺蛳抱着脑袋，被推进角落里，耳光被抽得刮拉松脆，扑通就跪那几了。

黑皮拢胳膊作壁上观。巍巍一直告诫他，要有大将派头，不要手痒，动刀动枪这种低档活让手下去做。他听进去了，在边上看白戏。

小螺蛳在那儿讨饶，救兵刚巧经过，是六里派出所警察王庚林。王庚林和黑皮当然打过交道，黑皮这样的杀坯，没案底是不可能的，辖地警察自然了解他底细。说起来警察是流氓的天敌，但有时关系并非想象中那么糟糕。黑皮派了一根万宝路给王庚林，被挡开了：“整天瞎混，香烟倒比我抽得好。”

黑皮手下知趣地停止施暴，搭着小螺蛳肩胛，撸他的头，作出兄弟内讧的样子。

黑皮道：“一人吃饱，才能吃好，香烟吃得好是不像你要养家。”

王庚林朝那边瞅一眼：“咦，小螺蛳啊。”

小螺蛳嘴被堵住，双脚乱踹，被呼隆着往远处走。